

夢之日夏

・人 廢・



這

一天下午，我去拜訪一位最近患了精神分裂症的朋友。

來開門的是他的母親，那位慈藹的老婦，如今看來是多麼的衰弱，她的眼中似乎充滿了憂慮的神色，佝僂的背也像是在承受着無盡的痛苦。我那位朋友碰巧不在，他的母親引我到他的書房中候着便逕自離去了。

那是一間佈置得整潔的書房，書架上排列着一本一本線裝的古籍，由敞開着的窗口向外望去，是一大片綠油油的田野，在遠處地方，則是重重疊疊蒼翠的崗巒，秋日的微風帶着青草的氣息，徐徐地吹了進來。正當我四下瀏覽的時候，放置在書桌上的一篇文字却深深地吸引了我，那是標題寫着「夏日之夢」的一些札記：

× × × × ×
漫長的夢一旦展開，它們便沒有止境。

絮語

他獨自坐在山谷中散亂的石堆上，清涼的泉水潺潺地流過腳邊，側耳傾聽着水聲，似乎是呢喃的絮語。

蝙蝠

夜晚，一隻蝙蝠由洞開的窗口飛入音樂室，在史特拉汶斯基的音樂中翩然地飛舞，間歇的低音鼓聲震顫着它的雙翼。

注視着這隻蝙蝠，他想像出「火鳥」的神態來了。

中秋

中秋的明月將斑駁的樹影，佈滿了躺在庭院中草坪上他的身上，張開着兩眼，他腦中什麼也沒想，只略微感覺到秋的涼意。

回到房中，他拿起毛筆，用心地在紙上寫着：「當下即涅槃」。他感覺到那些字似乎牢牢地被束縛着，就像是一個人幾乎要窒息的樣子。於是他再提起筆，這回他不經意地又寫下了「當下即涅槃」五個字，望着紙上歪斜的字跡，他嗅到了由窗口飄進來的花香。

濤

黑夜，他獨自躺在海濱的營帳中，傾聽着格外清晰的濤聲，由聲音判斷，像是要吞沒他的營帳似的。

工地

他隔着窗玻璃望向窗外，一輛巨大的挖土機正在屋後的工地上發着隆隆的響聲，那隻如手臂般的鏟純熟地將一堆堆的泥土鏟入車中。在他的感覺裏，它並不是人操縱着的機器，那隻巨大的手臂，似乎有着自己的靈魂。

泉水

巴士緩緩地行在擁擠的市道路上。帶着漠然的神態，他安靜地坐在車中的一個角落裏，周圍嘈雜的車聲，及那些沸沸的人聲，似乎絲毫沒有影響到他那飄蕩在遠方的思潮，在遠方有着一泓清澈的泉水，穿梭於林間的風聲與鳥聲的地方。

畫

他在老師家看到一幅小畫：羣山之間，幾朵小白雲輕悄悄地飄浮着，那是一種安祥、逍遙的意境。

在老師家暗淡的燈光下，他靜靜地坐在畫的前面凝視了良久，那時，他的心神正隨着那幾朵白雲，悠閒地飄蕩在羣山之顛。

在許多人的眼裏，那幅畫也許是不值一顧的，「是對而言，却是不朽的傑作！」

花

躺在病床上，他虛弱極了，全身的筋骨似乎已無力支撐起他那沉重的軀體。房內除了雪白的床單，雪白的天花板和牆壁以外，什麼也沒有，但是他却肯定地看到了，一朵正綻開着的花，在瞬間，一絲愉悅的眼神閃過他那呆滯的雙目。

如來

清晨，他從敲着鐘的寺廟裏走出來，獨自漫步在微明的山徑。

站在橋上，他的的確確看到「如來」了，那披着純白色法服的如來，正冉冉地從碧綠的池中升出水面，頭上的光芒在曙色中隱約地散發着。面對眼前的景象，十九歲的他有着竟是出奇平淡的表情。那時，遠處廟宇中的梵音正悠揚地傳開來了。

尾聲

在他歡樂的時候，在他深思的時候，在他睡眠的時候，時間的腳步悄悄地從他身旁溜過去了，和煦的秋日陽光照耀在他的臉上，漫長的夏日畢竟結束了。然而，當他猛一回頭，却發覺他生命中的一小片段，又無聲無息地消逝於虛有之中。

我靜靜地看完了這些札記，似乎又看到我那位朋友清癯的面孔，正以漠然的神色凝視着遠方。